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折獄奇聞

葛建初輯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折獄奇角

序

聽訟之難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以萬變之人事萬變之人
 情雜然至前僅一時一二人耳目聽斷之稍不慎則是非
 清黑白混良既受殃己亦造孽加以奸胥惡訟日尋丈添
 假威勢陰伺其隙環攻於旁甚矣其難也故听訟非屏和
 見持公道熟人情洞悉故者不可本局久設輯古今聽訟
 之能是四者成爲一編爲司法界作一補助品然史傳所
 載文義簡括曲折未能詳盡因刺取古今名家筆記所敍
 述各奇案輯成四冊署以是名不曰聽訟而曰折獄者蓋
 一案之起先聽察而後折斷是編所載案經判決者多故
 也曰奇聞者因所載案情離奇變幻莫可端倪閱之使人
 驚駭暗異聞所未聞也手此一編於以觀人情勘舌故事
 半而功倍也聽訟之指南讀可也涉古之津梁讀可也茶
 餘酒後之談助亦無不可也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

日編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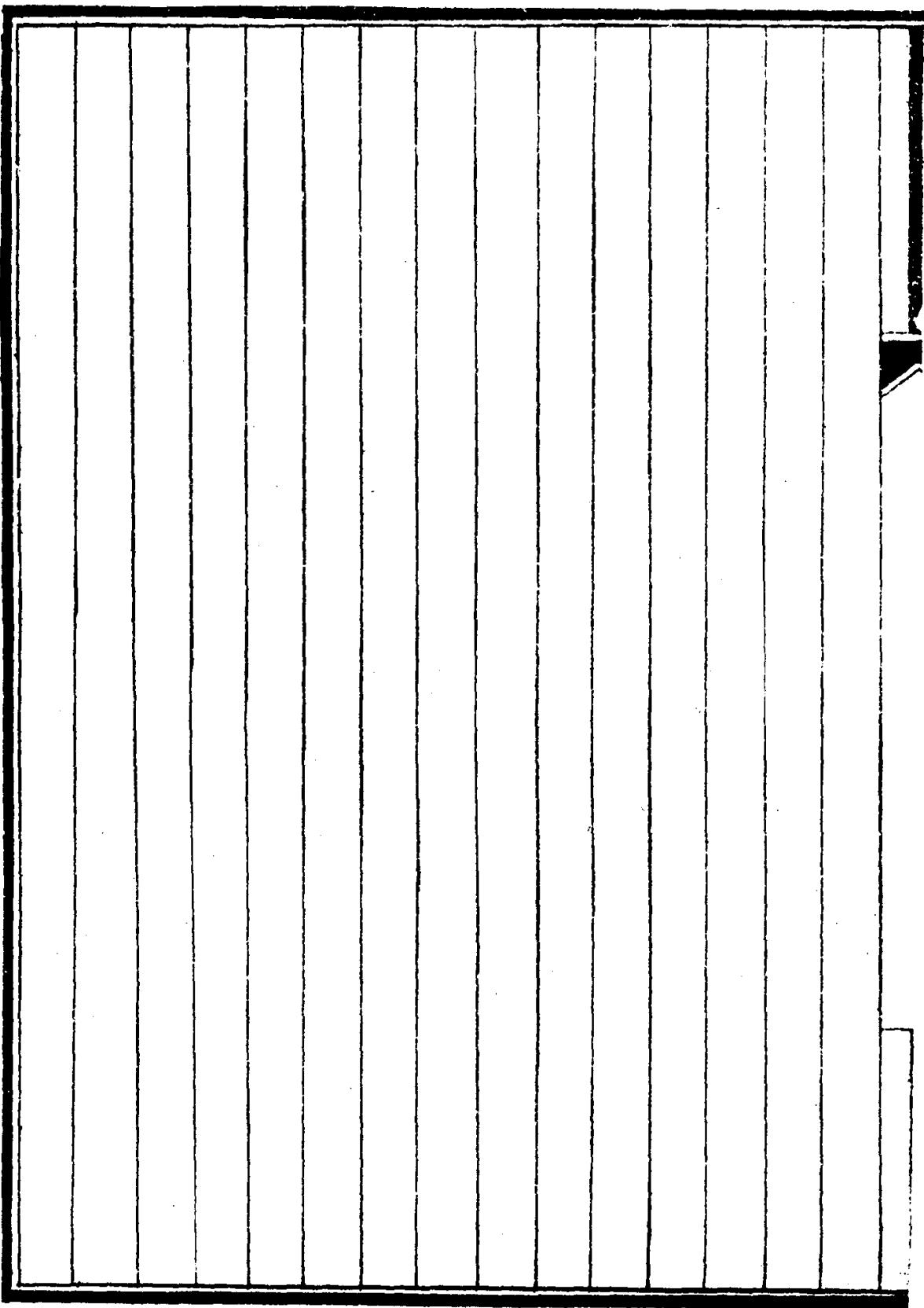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折獄奇聞目錄

卷一

葛青天

泰州冤獄

陳湧金案

神告記

蔣適園

千里急

吉安老吏

樊烈婦

可師

昭慶僧

京師指揮

向敏中

香洲先生

泥皂隸破案

姚西垣聽訟

記介休獄

平陽案

訟師

楊武

楊蓬春

馬光祖

箬包船

餳餅阿六

猴美人案

失銀案

粵西冤獄

兄弟爭訟

朱竹君斷獄

書涿州獄

利史新聞

治賊

僧寺求子

徐大令宰蒙陰

滴血

滇省命案

葉參戎

江恂

某甲

仁言

卷二

王廉訪獄

典獄

鉤慝

童子證明悍匪

維亭張小舍

蘇無名

高潛 楊津

胡汲仲

律例之精微

壬甲

李傑

山陽賑獄

趙芥堂

董行成

賣草

雜案三則

張鷺

麻城獄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張松壽

憲子寬訊案如神

雪冤解獄

韓滉

同宗二獄

治里中某

孟簡

三杖懲奴

汪縣令審斷冤案

崔碣

蘇公辨案

劉宰

陳襄

劉宗龜

徽商獄

趙和

赤蟹

王別駕傳

殺妻者

鄭生買茶

百菊溪

史案遺聞

莆田冤獄

張公遇知鉛山縣

賡總憲獄獄

德大家宰

甘莊恪官粵

劉方遇

李太守燭奸

太原獄

新鄭獄

臘脂

黎世序

盜名出入有冥報

冥獄果報

汪龍莊誠獄

卷三

董刺史雪冤

驢案

義烏誠案

兄弟爭產

蒲葵扇案

徵漕案

臨海令

刮麥

魯公斬案

羅仙鳩令中部

辯子

里豪戕命背約

判訟害金

指腹為婚

書吏

獻縣疑案

永新民某

二格

湖口捕快

訊盜

裝鬼翻案

某色甲

私心致怨

溫林氏

鮑老國

華邑兩命案

小衛玠

飾童寬獄

某氏子

蔡三

獻縣令之明察

錢縣丞

案情相類

訟師狡猾

廢生某

唐朝事

察訪之害

神斷

神示扼吭

換尸雪冤

陸厨

某中丞

善斷

誘妻致死

錢臨江斷鵝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倪公春巖

石娟娘

卷四

某進士折獄

河南娶婦案

見鬼定案

湯臨川折獄

張佳胤

倉卒治盜

御史失篆

薛捕

宰白鴨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折獄須慎

段烈婦

拾遺金

張長生

蘇渙

煮人獄

錢藻

周新異政

吳復

捷為冤婦

李復新

邱天民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剪舌

蕭卞異政

鄉婦計脫夫冤

噎鷄釀禍

刑後脫逃

雪中察盜

逃妾構訟

人情變幻

鄭通判

冥中判獄

爭祖墓

四救先生

奇獄

辨誣

全荃

武進盜案

審持刀案

咬舌案

符融

范贊

總轄察盜

書少庭對張公逸事

片言保赤

應敏齋精于折獄

姑嫂成婚判

兄弟訟田

神示逸犯

縣令主婚

檢屍篇

良吏平反冤獄

恤囚

葛青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十二百枚。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貯於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為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即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鬨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于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閹鼯喧傳為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賈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朴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病。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於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于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緝。弋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鋪內柳斗相若。逕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於

官葛公諷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鋪。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至
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於民也。即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眾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
杖地。視有芝麻。問曰。兩家誰賣芝麻。雜貨鋪曰。小人鋪內賣之。未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
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為葛青天。亦不敢
以猜疑之事控舉。數月後。真成卧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
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
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於聽証者。能於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能。則旁敲側擊以引
之。此可為善於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二事。可以
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泰州冤獄

泰州某媼家小廩夫死。遺一女。年及笄。養堵于家。女夫婦事媼甚謹。里黨無間言。媼有弟。
飲博無賴。常稱貸于媼。稍不如意。輒相棄怒罵。謂厚于婿而薄于己。媼與女皆白眼遇之。
一日。女早起。見某室雙扉豁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為人殺死。血流滿地。駭極而號。
急呼婿告曉。里共來審視。不知何人所戕也。媼弟適至。素嫌女。且覲其背。遂指為女夫婦。
所殺。鳴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冤。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

女凌遲婿亦論斬。隣里咸知其冤。然畏媢弟舉陷莫故伸訴也。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承。此案官以殺人不刲財為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刲為媢所執不能脫。遂刃之。知別室有人卧。恐為所覺。故逸去。六合令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入人罪例欲問。抵驚悸欲絕。陰囑盜于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沮喪。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呼號與之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夫婦之冤終不雪。

陳湧金案

陳湧金四明慈谿人。以販藥川湖起家。生四子。長前卒。次美恩守藥肆於杭。三貢元多疾。四尚幼。長與三皆娶於吳。以女兄弟為先後。次媳樂黑。膽而媚如南漢宮人性狡猾。長子無嗣。遺一女曰阿貓。美恩有二子。倫序相當。大陳吳氏與阿貓不欲。欲以貢元婦小陳吳氏子為後。且私告所親樂氏。染蕩不堪。以呂易蠶也。樂氏切齒。乃詐為夫代子職就養。無方。湧金本無賴。竟陷以聚麀焉。自此傾陷阿貓母子者愈急。值大陳吳氏病癆。樂氏詐為秤藥量水。賺阿貓取炭於劑中。入生鵝片三錢。木鼈子一錢。服後寒戰不止。遂絕。眾者不察。阿貓獨心疑之。哭泣中間以怨詈。且微及新臺穢跡。樂氏乃與湧金合謀。誣其與長年奴高宏道姦。以鐵籤自口揕其腦殺之。乘夜埋於曠野。時令慈谿者楚人黃兆台。入湧金妹婿葉生言以殺有罪子孫寢其事。族中有請檢者。反朴而逐之。慈民大譁。時雲間許仲

元奉邁功中丞檄清理積案寄居府署。一日秋坪即伯倉皇來曰。殷主薄煦自慈谿來有所聞否。仲元曰。鐵橋現在某先生齋無所言也。秋坪遣僕邀至。促膝密問之。鐵橋云。惟聞陳姓有故殺女孫一案。閨門事秘。無從悉其委曲。仲元謂秋坪盍遣人消息之。秋坪曰。鐵橋甚精細。尚不能得其委曲。何人可遣。黠者任偏私。愚者受蒙蔽。翻覆其部矣。明晨秋坪又來曰。富觀察亦有所聞。頃以詢我。我答以昨有風聞。以未得端倪。不敢遽稟。仲元曰。然則遣人不宜緩。秋坪即商其人於仲元。仲元曰。家人不習地里。胥役叵測。惟計天一閣管書人邵姓充學院吏。明幹忠實可往。秋坪曰。我亦彷彿識得。即密召之。授以方略。邵曰。陳姓偵探者多。一滯泄矣。即乘府署差轎以行。二更還報。命曰。胥有戚家隣於陳。託為探戚者。里閈群議頗詳。亦訪於數里同事某家。所言皆同。大約通姦事虛。謀產事實。故殺事亦實。棺埋叢墓處尚存。且聞阿貓所李夫洪姓。現謀赴省上控。秋坪轉告觀察。觀察即囑其提訊。仲元曰。提訊大槩恐萬一參差。難於轉手。鄙見破易。提為調均。曰甚善。乃飛札慈谿來府。至黃令惑於劣幕。某執迷不悟。議三日不決。秋坪乃提府親審。十日而得其要領。廿日而悉其端委。匝月而為鬼為蜮。胥無遁影矣。定案之前夕。秋坪宿城隍神廟之左廂。祈神印證。署中家人周姓。素勤慎。派令守夜。犯證三更後分別管押。囑周輪視之。至曉乃已。是夕聞門外呵殿聲。意謂主人歸也。恍惚間。中門闊然。一涼與入。坐進賢冠藍袍者短而

嬖非主人也驚起瞻之殊無踪跡心計之不敢言也初秋坪恭人瞿略解案牘一切婦女幼孩訊後均送內衙妥頤撫慰之且誘使盡言故鞫獄常竊聽是夕夢見秋坪向東坐中坐古衣冠人兩青衣鎖一少女入白衣衫上血跡如雨點中坐人略詰問即飭放之女起北向叩首復西向謝秋坪又前趨一步東向叩首若知已之在後也見秋坪躬身如有所問神伸三指示之朦朧間聞升炮開門霍然醒則軍門前明砲也業遂定乃以本府單衝請檢焉時仲元已委權金華令奉調赴省邁功中丞清閈甚切乃手疏二十餘條以答中丞即以付問官承審者棣華太守主稿者兼山別駕提棺至省檢驗而黃令復百計撓之賄高自認姦夫挺身作證且誣阿貓曾育私胎埋某處惟工婦陳吳氏獨抱義憤藏阿貓被難前三日月布一縛囑其洗換者高乃伏罪陳欲購而毀之許以百金不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諒哉兩吳公推勘周匝纖悉入奏惟新臺一節太穢刪之定樂氏立斬美思絞候趕入秋審湧金滿徒高奴流湧金猾甚聲明年已七十例得免罪驗其監照乃減年報捐指駁無可自白也後部文回提樂氏監繩湧金見之一慟而絕洵白首同遭矣李三郎遜此情種哉初秋坪乍蒞四明顧不理於眾口至此乃六邑交頌之好事者至演為雜劇嚴禁之始止黃令部議革職特旨發軍臺後遇赦始放歸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估魏丙貿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卧風雨大作失橐所藏金三百兩盡先是旅主人俞甲相橐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為經於梁出古力救得甦上海令任君素善讞至是疑之方庭鞫時卧一垂死人箋間刑無所施而估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有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折骨肉以求寶即得寶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為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踟蹰久之命昇去獨詣城隍廟禱於神請以寶告而留捕隨往者使待命於神寢宮俗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帷幔櫛施巾盂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襠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幞頭緋衣前接手云已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估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若是時方疑乙慮罪或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襠則非衣也非衣者裝也豈有裝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問左有裝愛無藝不事家人生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其舍即欲得裝姓此當是君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為裝愛無可疑者

雖然吾懼以私臆入人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既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竇其所虛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禪與捕。而以米筐遺少僕。隨老僕携去。乃復告所夢與君。君曰是已。仍與禪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則八十有八禮。凡出老者先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當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取裴拷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先入舍盜金。至十九日夢神勅還金。因先投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泗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擇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奸如神。唐順陽劉君神於摘發。而李果宰洛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誠於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晰。能抉周官掌夢之秘。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啟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莅時。為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燔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菑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脚於衣。而止焚輪閣。風不急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浙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為縣令。

蔣適園

公諱堅。字非穡。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精法家言。諸侯爭迎之。代州有大獄。囚繫累牘。牘可隱人。撫軍檄寄崖。敎甘公辨治。甘聘公往。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

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問之。一兒覺異。拍聾者肩。告之。衆咸惜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馳逼白。甘公篡取鉤距。果聾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螻。樹鈎鉗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圍山呼曰。撫軍知爾等良也。為奸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廷。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竄。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懼。噪拜謝去。次日四鼓。羣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灸鹿尾咬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居。七歲隨叔父詣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訶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羣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樵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遠邀過其家。兄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敗。贈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

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縉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為我報蔣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闔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縉主以兌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盍折半惠老身。公未答。蛟笑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隣父來。即明也。蛟嗟惜扁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復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薄券。眾取視。感泣。數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公有神力。而敏於為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割客為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嵩嶺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縷掛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塗人應聲往。皆拔之起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公捐館時。年七十一歲。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為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諱。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膺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嚮直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問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癬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耳。卒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案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逼。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還找治病。乃執我為盜耶。案大笑。盜遂伏罪。

樊烈婦

烈婦姓張。襄城人也。家世忠貞節義。聞於遠邇。及笄。適同邑樊廷柱。生子二。曰盛。曰茂。

而廷柱卒。烈婦撫二子誓守。足不踰戶。廷柱父歿。與廷柱弟宣同居。以養其姑七年矣。同里有王。荊州王習武者。皆兵家子。素無賴兒。暴橫里閭間。聞烈婦美色。艷悅之。不得。問康熙士申四月。宣與姑同赴村。獲麥。二子方就塾師。因與二子居城中。二十四日已刻。荊州窺二子入塾。知其家無他人。乃與習武直入其室。烈婦大驚。急走避。曰。若何為。荊州直前持之。烈婦大呼且罵。習武扼其吭。嚇曰。從則活。否則死。烈婦曰。死耳。強犯之。時惶急。烈婦取菜刀揕其面。荊州奪擲地。烈婦疾入寢室。合扉不及。乃抽牀頭刀。刀長。操其室。方出。鞘而習武從後掣其肘。又奪之。於是兩賊共曳烈婦伏地。伏輒躍起。屢伏屢起。掉其髮。髮縷縷脫。而烈婦呼罵聲益急。輒轉逾時。終不得犯。將舍去。荊州固恨甚。又恐洩。遂以所抽刀斫其額。血迸出。淋漓遍體。倒於地。猶罵不絕口。習武復以菜刀斷其喉。烈婦死。且走恐或復甦。更以巨石壓其胸。踉蹌出門去。時日方午。二子自塾歸。見母被殺狀。號哭奔告。地方曹青雲來驗視。青雲亦知其被殺。而恐累已。遽以自刎鳴於官。時令襄者為金溪許子尊。遂置不問。事且已。宣逼與烈婦兄本洽。憤其事訟之。至五月四日。令乃率仵作至其家檢驗。距烈婦死旬有一日矣。天且溽暑。啟其棺。面如生。鮮豔如新。額上刀痕。直貫其項。喉橫斷深寸餘。決非自刎者。今不得已。乃令青雲蹤跡賊。方烈婦被殺時。其隣人有見荊州習武身帶血跡。倉皇自其家出者。然不敢訟。言攻之。而里巷間。噴噴私語。咸指目兩人。青雲

乃以荊州習武供比逮訊兩賊各不承將刑而荊州父故悍卒哭前瞋目咆哮以為無端誣其子。擒荊州去令無誰何也。因罷訊。自是都司康宜壽守備劉伏振力持之。曲為庇護。加以囑贖。令素牀營弁不強爭。久且依倚為奸。於是宣本公控於各上憲樓下嚴訊。令定訊期。約在十餘日後。邑人咸計日而望不能待。比及期則改期又十餘日。期凡三數易。而詭變百出矣。及訊。忽有成卒黃應魁四人。證習武是日同在靈樹堡所去城數十里。王雲等五人。證前數日與荊州同持羽檄赴南陽。在三百里外。宣本公力辨其誣。耆雲亦詰習武。荊州言是日與兩人。凡數見在何處作何語。皆鑿鑿有據。兩人語塞。而應魁等九人。關於堂上。會日亦暮。罷訊。令遂以靈樹南陽及應魁等姓名。具詳於上。宣本公益憤。而烈婦英靈不死。風雨晦冥。家人恍惚。若見其出沒。或時聞其歎息聲。晝夜無形無聲。與家人述其遇害事甚悉。且言賊終必正法。宣本公志益銳。屢控屢奉嚴檄。務期得賊。令乃與營弁謀。不坐張氏及宣罪。以杜其口。則控不已。於是令遞言曰。此必張氏有淫邪行。故致此且殺人者。非他人。必宣也。已而訊於城隍廟。邑搢紳若士聞之。大譁。數十百人共前爭之。令仍執前說。衆曰。張氏累世忠貞節義。且烈婦貞潔之操。里黨所共聞知。安得以此相汚。吾等願各以百口誓神。白烈婦冤。令慚汗不能答。衆又曰。坐宣殺人何據耶。令曰。按律有叔殺嫂罪。則為宣殺無疑。衆曰。律之罪何所不有。律無強盜逼奸殺人罪耶。律無故縱強

盜殺人失士罪耶。語侵令。令惶謝曰。公等退。行為緝賊。自是不復為此言。遷止二歲餘。繕紳若士。或懇請。或憤爭。令惟以婉言相應。然卒不可破。自此獄益解。荊州習武。且釋去。其後令緣他事被劾。以罪罷署。篆承審。皆以事不由己。一仍前轍。及黔中劉公子章來令。裏則事已四載。且注銷矣。常憾其事。欲復理之。會河道周公銓元署臬司事。翻閱前案。曰。此事何為。疑獄城中殺人。非荒郊也。且日午。非昏夜也。賊有主名。非捕風捉影也。種種弊竇。置之不理。令死者含冤。生者漏網。遂檄縣嚴覆。劉公立逮諸囚。而荊州兩月間前忽發狂大叫。歷言與習武逼奸殺人事。已遽曰。天殺我。遂自經死。獨習武就鞫。劉公方嚴毅。久為營弁所憚。不敢以私干。及廷讞。營卒亦無一人敢相窺者。習武勢孤氣餽。未及刑。一訊即伏。獄具。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為烈婦建貞烈坊。而斬習武於市。

可師

歸安之西。編有豐登庵。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艷抹。至寺中燒香。僧引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繡履一雙。與僧履在地。遂近前揭其帳呼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遂起擒之。沙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訝。顧隣婦曰。汝善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塞其口。笞死。是夕留婦宿庵中。人靜後。共昇戶啟。後扉出。投一廢井內。以

瓦礫覆焉。次日以沙彌為母家所誘。竊物潛逃。控於官。官納僧賄。拘其父刑訊。責令交出沙彌。顧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小兒於菴後闢草為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羣起逐之。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即取稚竹一竿。撩之。帽已沈矣。再掉之。則一足翹起水面。須臾尸首浮出。大懼。投竿奔告其父。父即呼隣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尸猶不腐。偏體傷痕。隱如刻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於官。邑令呼隣保共戶。係笞死者。詢僧曾有控案在。總捕府即飭役往取成案。反覆久之。呼二役往搜其寢。無所得。既至佛座後一套房。其中床榻衾帳。皆極綺麗。顧亦無他物。惟抽屜中有辯髮一根。以呈。並縷述房中華褥狀。令呼僧問。以此處緣何而設。此物更何用處。僧對不知。令曰。然則汝亦知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雖不知。然兇手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顧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搵淚。趨喚至案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卻來此垂淚。對曰。妾本師之隣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慘然。令曰。然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爾時汝何忍立視其死耶。婦駭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命拶之。僧在旁。睹其冤轉矯啼。心痛如割。遂前承所以斂其徒者。且曰。事雖由於姦情。但當斂命時。此婦實不在側。刀山劍樹。小僧一身當之足矣。令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矣。因並繫其婦去。案既定。斬僧於市。婦擬監候絞。年餘病死獄中。相傳行刑時。砍至第七。